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别集卷二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黄嘉績

東里別集卷二

明 楊士奇 撰

聖諭録

三朝聖諭録序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詔吏部汲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士奇首膺簡擢賜五品服肇建内閣簡閣七人專典密務皆進官士奇與焉屬時幾務孔殷常旦及午百官奏事退内閣之臣

造扆前進呈文字商幾容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建儲簡翰林之臣兼輔導士奇與焉旦上前奏事退必造東朝叅侍經幄車駕北廵簡内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仁宗皇帝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始終皆如永樂士奇祗事三聖三十有三年寵愈厚而官愈進負乘之愧夙夜靡寧嗚呼三聖遠矣當時共事之臣或亡或退獨士奇今年七十有八衰病昏耄猶濫玷朝行未已也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宫歸葬士奇奉命祗

送句乃竣事其每旦展敬三陵之下追念舊恩五內摧
痛因記憶撮前所得玉音之詳者輯而録之釐為三卷
永樂居首洪熙次之宣德又次之蓋計平生所得此殆
有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能悉述亦不能悉記也
有疑之者曰廷陛之語可存於私乎輒應之曰吾惟懔
乎慮泯吾君之盛美是懼而遑他邱哉不觀於古乎歐
陽文忠公著奏事録及濮議司馬文正公著手録具記
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而詳盡所以著一代明良契

合之盛事葢昔之大臣君子往往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況臣之所録有聖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臣惟懼録之不能詳也而奚暇他卹哉疑者既釋敬號曰聖諭録云正統壬戌冬十二月乙卯臣楊士竒謹序

聖諭録上　十三條

永樂二年六月一日進呈文華殿大學士講義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臣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脩諸躬施

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
舜爾等於講説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
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説之際一切浮汎無益
之語勿用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關
閩之説肆其醜詆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
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
側上以其書示之觀畢縉對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

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遐裔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勑行人押李支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燬所著書最是

永樂二年一日進呈勑邊將藁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悞事他日編入實録

却用文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臣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單目以進者上閱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名臣士奇還令赴西角樓遣中官賫奇單目示之已而復名至榻前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奇前為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隣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單目無臣名者蓋奇初赴廣東衆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

物之饋蓋答詩文耳上曰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目亦必有名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嘗聞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己意而為之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覩單目内土物不過藤枕藤簟蘇合香丸之類皆微物非重貨必無他意上曰汝言是即取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上復諭臣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謹遵聖訓

永樂五年冬一日胡廣獨於武英門進呈文字上覽之稱善再三既從容問曰楊士奇文學於今難得而黄淮數不容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學勝且簡靜無執利心益因解縉重士奇及臣而輕淮故淮有憾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淮惟朕不為所惑廣叩首既退與臣言上恩如此當子孫世世不敢忘蓋自是吾二人待淮愈謹矣

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卒先是禮部職務繁夥

賜為侍郎趙玒所間憂鬱且有疾奏對屢失措上厭之是日早遽以訃聞名翰林諸臣問曰未嘗聞賜病豈其自盡乎衆未對臣進曰臣覿賜有病數日但惶懼不敢退即便安求醫藥昨日晚臣與賜同立右順門外賜體力不支仆地旁人怪其鼻口之氣有噓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午門外上不俟臣語竟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其撰祭文遣官祭之又命工部予棺其晚臣與黄淮奏事退上召臣還諭曰早來微汝言

幾誤疑賜自今有事但直言勿隱

永樂六年冬廵狩北京詔書命臣士竒視草上覽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須下又曰試與諸尚書觀之諸尚書皆稱善獨兵部劉儁私於士竒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竒曰善即以告於衆衆曰義無相遠不足易且上既善之矣士竒獨以聞請易之黄淮於上前執不足易臣曰於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顧士竒曰從汝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竒能服善難得

永樂九年三月一日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退特召臣士奇還上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如何對曰孝敬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宗廟甚虔凡籩豆之類皆親閱視一日當時享偶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左右有言可遣人代者殿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乎及期遂親涖祭祭畢還未至宮遍體汗不藥而愈每尚膳進御用物詣行在皆一一閱過然後緘識遣行不輒信任下人自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

日中昃始食及勑使至始釋然寛㒃上曰此亦子道之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許否對曰臣性愚戇殿下恒見容納然殿下天資甚高非衆人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悔而速改之且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為本將來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陛下付託上甚喜命尚膳賜酒饌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名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縱然同日免賀為當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黄淮楊榮金幼孜皆未有對臣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具言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

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上於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茍狥人言大率類此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獨於武英門進呈勅藁畢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德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東宮官胡廣今兼何職對曰左春坊大學士上曰好又曰吾聞諸留守官內汝與黃淮遇事肯言然聞東宮有從有不從對曰殿下推誠待下遇臣等有言必自斟酌如言當理無不聽納如未當

亦不曲從上曰如此甚好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爾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

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
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
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臣所
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足之遂遣鴻臚丞周
昇馳賫赴陵俾率行之少頃昇復命以宸翰進上以授
臣蓋上天資甚高所意見暗合古人多類此
一日東宮殿下傳上命名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
大儒者侍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名尚書蹇義

及臣士奇問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殿下曰往者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臣對曰雖頗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講讀已得人否對曰已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未決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

賀朕從之儀智可用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令侍太孫講讀蓋上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信詢之上猶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子對曰人言未可輒信且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上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

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即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東宮殿下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輒對陛下言然漢王始受册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過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

水戰及僭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
京城內外刼掠悉有實蹟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
內東宮殿下叩頭懇爲救解乃免上命翰林條示其罪
且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
樂安州盍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聖諭録中二十四條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四舉儲貳
爲説講畢殿下召問臣士奇經指於此必無儲貳之説

達不含譏否臣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
此出宋儒胡瑗之說殿下云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
舉此說乎對曰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
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
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
殿下悦又對曰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有上
旨命内閣之臣閲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然後呈御覽
允當然後以講内閣解縉專閲書胡廣閲詩金幼孜閲

春秋臣士奇閱易昨日進呈此條上問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對以胡瑗之說上甚喜葢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殿下喜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名解胡等四人相與辨析暢而後已遂作數鉅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録講章以備常閱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

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
知君臣不覩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殿下即召
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
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且諭
臣士奇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葢殿下汲
汲於善道如此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間與臣士奇言歐陽文忠
文雍容醇厚氣象近三代有生不同時之歎且愛其諫

疏明白切直數舉以勵羣臣遂命臣及賛善陳濟校讐歐文正其誤補其闕釐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過三四人而上恒諭臣曰為文而不本正道斯無用之文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真無忝廬陵有君子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

永樂七年賛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

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薫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酧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如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

不在作詩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為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慶賀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贊善撰呈稿殿下不懌命尚書蹇義特以示

臣士奇曰甚寂寥且不著題以賀白龜白鹿皆可命臣士奇改益臣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蹌蹌於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義以進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鷴適内厨進膳遂命内使陳昂徹以賜臣且傳旨諭臣曰其勉進藥食早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聞直諒之言慮有過不知急得相見也

永樂十五年上在東宫卜筮專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凡

後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上悦名曰周易直指臣進曰周易因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脩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輯以進用備覽閲從之踰年輯成以進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繡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上諭臣曰凡此皆書數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蓋上素好學如此

永樂中臣同尚書蹇義侍仁宗皇帝監國義重厚老成更歷多而疑慮深臨事寡斷每同承顧問一事之間義常持兩端猶豫久未決臣進曰有事須行無終不決之理上曰然受事皆應復命豈得不決義曰事當熟慮慮不熟有後患故必應詳審上曰義言亦是臣對曰凡事豈得不思但思多則惑既思而有疑則擇一端近於理而可對上言者行之上笑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只如士奇言擇當理者從之不須多思致惑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大行晏駕東宫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宫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為變遂秘未發喪皇太孫瀕行啓東宫殿下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東宫殿下顧臣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臣對曰殿下未踐阼今居喪無所事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寳東宫小圖書亦間太孫出外無行事惟有上禀朝廷之事可假

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東宮殿下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殿下顧臣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又曰自今朝廷事仗蹇與汝但蹇亦有遲疑汝須盡心汝二人吾當重用不輕也對曰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盡公以厭服天下之心須溥恩及下然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若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之以為貶此

當深戒臣兩人日在侍近殿下必不遺惟不應先及此

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機也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葢殿大學

士謝恩畢聞析新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

萬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

未退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葢學士來奏事必

有理試共聽之臣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析新司傳旨賦

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

例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宫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荅之不暇致審即命减除四十萬又顧蹇夏及士竒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

永樂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吕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請如太祖倣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羣臣明旦易服士竒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葢洪武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在上縗服

後仍數月白衣冠絰帶今上於皇考乃遽即吉乎時黃
淮同余意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厲聲忿余曰朝廷每事
被爾拗衆尚書蹇義從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
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説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
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絰
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
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夏原吉及臣
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

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宫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其便

上御思善門選用東宫官命户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仍兼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事上意未可召臣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先帝初舉義一切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佐

輔甚得資力今出危履安吾嗣大位乃遂棄之吾誠不忍臣對曰故舊無大故不棄此皇上聖仁上問臣資為人果如何對曰資強毅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流於下上問其故對曰詔勅數下蠲免災傷租税資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耿介能守廉非衆所及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不從二人言無幾蹇夏又數數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為所格上強從之

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事璽書褒諭賜銀鈔綵幣甚厚資歸踰月上念之不置間諭臣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資其謂我何吾欲遣人視之且少加賜齎對曰賜齎有時而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事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廩少儲得減半給之可常足用上喜即命戶部給資半俸上之篤於故舊槩類此

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虞謙官先是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擱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對衆敷奏爲賣恩

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容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為卿其後臣士奇獨進奏事畢未退上問臣汝有欲言者否對曰有非虞謙乎對曰然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冐居卿位慙懼不安臣又言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為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之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

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㑹吏部言交阯閔按察使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時習交阯憲使上之敏於改過率類此

十二月翰林院進呈三孤誥草上閲既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顧臣士奇等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又諭臣士奇曰近日覺羣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有封章進來臣士奇對曰此由陛下聖德容納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

喜怒為用舍上曰朕志正如此朕每聞羣臣言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朕言有過退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願陛下常以古人為法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𡚁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一馬俾畜可散二千餘匹正官給壯佐貳以下給牝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

與民同上令與蹇義夏原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慶議命已下臣士奇聞之與慶言必不可行慶忿甚不納臣士奇遂詣扆前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時蹇夏皆在侍上曰士奇論當慶固無識汝兩人亦言其便何也兩人對曰初慶與臣等言此出陛下意必欲行之非謂出於慶也上曰幾誤朕矣顧臣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明旦復奏陛下許臣罷

散馬之令豈遂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抱才德者自此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家蕩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世誠非佳事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今日必批出又明旦復奏内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多領馬矣且今所領多生駒初受羈絡南方之人軟怯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有號泣衢路者矣臣恐將來遠處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上曰吾即批出不爽也

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密遣人覘李慶呂震等意渠輩交口怨爾朕念爾孤立慮為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陜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風憲受制上曰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臣士奇叩首對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之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邊軍操用上復顧臣

曰繼今令有未便惟容與朕言此輩多不識大體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寺
用樂明日臣士奇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新正
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所仍用樂不改今四方朝覲官
皆集於此觀禮乞勅禮部設樂不作不報葢尚書呂震
復言臣等所議不當榮幼孜皆欲已榮即趍出臣士奇
與淮不可三人遂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得旨午門官

入奏臣等尚未退遂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正月初二日特召臣士奇四人至奉天門諭之曰吕震每事悞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吕震言今悔何及賴汝等盡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緡文幣一表裏

洪熈元年正月吏部傳旨命臣士奇兼兵部尚書三俸

俱文士奇明日見上叩頭辭尚書之職曰少傅殿學士二職臣已過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黄淮楊榮金幼孜皆受三職汝獨二職外間將謂朕何汝必勿辭士奇叩首言請辭尚書之俸上曰汝於朕勞勤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此禄相酬何用固御對曰請必辭俸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卒臣受二俸猶懼過分敢望復加上曰不受俸米可受折支俸鈔對曰鈔亦俸也與米但異名耳時尚書蹇義在傍言於上曰聽其

辭學士一俸亦可臣士竒曰辭俸當辭厚者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汝志遂聽臣辭復顧義曰廉貪之風士竒有焉於是黄淮亦辭户部尚書一俸

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奉勑理木植税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上監國時所愛者令旨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上有聞得罪反重既忤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及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税課乎對曰然曰李

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命
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
者多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
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位進用綰
前史韙之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勑奬諭臣
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洪熙元年二月朔旦臣士奇武英門獨對上問近日外
間事對曰覺告訐之風復萌且動輒加人誹謗禍及身

家請諭法司禁止上曰不特此如自宫一事朕所甚惡尤須嚴禁對曰此當用璽書行之上曰爾更思三二事通行益聖心惓惓於仁政無時忘也

趙王既之國鄭村壩護衛畊地棄上命太監左角擇二頃膏腴者賜臣士奇益前已賜蹇義二頃矣至是臣聞命懇辭上曰汝於朕表裏一誠未嘗婾㥏首鼠吾資益良多此所以心恒不忘汝前辭禄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對曰臣起自寒微遭逢聖明今踰越涯分萬萬豈當

尚不知止足幸陛下大恩不使之滿溢庶幾少延殘喘

服事陛下三二年獲歸全山林皆陛下之賜上曰汝勿

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對曰聖仁在上臣

復何憂遂允臣辭田明日上諭蹇義曰士奇真能廉使

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贓吏乎

四月初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名蹇義夏原吉楊榮及

臣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蹇

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為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上

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斂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臣士竒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有未歸瘡痍尚有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竒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章言周王求樂事不曾從後亦悔之蹇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

既退復召蹇義還諭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望與榮幼孜既與之後往往聞榮有怨誹語義對曰榮之不足於義者為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誹語臣實未聞左右之讒惟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久當自定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爾三人耳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葢上之求言懇切如此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上頗厭其繁瑣尚書吕震吴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吴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名臣士奇等至搨前語以謙之過分臣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上御奉天門臣士奇獨奏事因進曰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弋謙不曉事瀆聖怒數日朝臣皆悚仄相

與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上愓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等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䜿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特名臣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上寛容以來之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

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書親諭之乃見聖德之實遂令臣就搨前書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臣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於言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於是召戈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取清鯁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千緡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遂糾察安等

洪熙元年四月有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

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臣士奇言於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上曰吾過矣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今賴爾正此失對曰先儒有言周公之功固大皆臣子之分所當為何況濟等上曰然遽名禮部改春秋祭葢上未嘗有固必心從義遷善速於轉圜云

上自少侍太祖皇帝明於星象臣士奇侍監國時間以

教臣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元年四月中尚書
蹇義夏原吉楊榮及臣士奇奏事奉天門畢上問夜來
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見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
奇當知之臣對曰臣愚亦不能知上曰天之命矣嘆息
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蹇義臣士奇至奉天門諭曰監
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
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
今已脫險即事皆先帝之賜陛下至誠之效更不煩聖

明多慮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

二勑二印賜兩人臣士竒得楊貞一印勑曰云云皆拜受

而退葢踰月宮車宴駕矣嗚呼痛哉

元年五月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

試上召士竒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皆由翰林

不嚴試所致此弊已數十年非一朝夕之故今不可復循

舊弊必嚴試之即其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即皆無可取

亦不妨但須得實才上又言科舉弊亦須革臣士竒對曰

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上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士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往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聞議定未上會宫車晏駕宣宗皇帝嗣位遂奏准行之

聖諭録下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敕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上旨令士奇草敕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敕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

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人言之蹇曰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沮耶夏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置士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

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勑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超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旨召蹇夏入蹇夏以士奇言曰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

中有顧問惟名榮及蹇夏不復名士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得見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幾會不得來到家皇太后必見尼矣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名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一日特名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羣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

中選一人齋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一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好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曰益親厚而薄陳山竟踈斥之蓋上初雖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名士奇至南齋宫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

寶楮文綺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暠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臣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

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説必不可從不
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上顧問臣云何對曰榮
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
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阯之役極矣此皆祖
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
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
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陛下今日明
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

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賜酒饌明旦朝罷出
畧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
最先朝貢及黎氏簒弑毒虐國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
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
每追念往事形諸嘅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
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
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
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

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將赦交阯命羣臣舉奉使
者僉舉上闕已定明旦尚書蹇義欲易以伏伯安衆莫
敢異之士奇私與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朝
廷公當揭前力主張蓋時上多主夏言既而有旨名衆
皆入蹇遂奏用伏上顧問夏對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
語非衆所及臣士奇曰伏有纖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
國遂不用又數日臣士奇獨對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

行乃貪淫無耻人蹇何為欲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當理雖蠻夷之邦不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為蠻夷所鄙上曰蹇舉固非衆何以皆默不言對曰非比蹇也葢亦重其能言上曰蹇不尤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已心况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爾言伏之力故决不用之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為國毋憚違衆士奇叩首言謹遵

聖諭

宣德三年十月劉觀有罪下獄先是六月中一日早朝罷召楊榮及臣士奇至文華門命光禄賜食既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臣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仁宗嘗爲臣言初到北京上問南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上曰

扈從來此者贓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贓貪方實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臣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臣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

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劉觀巡
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
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
發遼東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贓狼藉并奏其子輻
脅制諸道賄私滅公皆明著實跡上大怒逮觀父子皆
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以輻同犯免
科具奏次年四月上召榮及臣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
廷處重非過臣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

願姑屈法全其生榮亦乞貸之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爾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法司發遼東

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侍上於左順門遥望見大學士陳山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

聞渠於諸司曰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内閣也葢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宫舊臣俱陞内閣眎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内豎俱罷内閣之任朝士皆頌上明决山遂見疎不復得近扆前矣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仄懍然吏有遭笞者掊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臣士竒且曰爾

不舉佐廉平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上名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

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召楊榮及臣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千户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蓋上去惡佑善明決率類此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上御南齋宫召臣士竒諭曰吾欲下一寛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爾當效助益遂命内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税糧當是首事聞民間孳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澈不以聞今所當寛恤者殆非此兩事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

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
租額皆重細民困之郡縣不以聞蘇州尤甚户部固執
悉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
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概派徵更無分别出產
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
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概均派苦民年來刑獄
冤濫者多感召旱澇恐由於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
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遠近每户不問幾丁

悉徵在京役於公者什不一二餘皆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溢路此請命官廵察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匠為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廵察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姦清弊有愧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勑明

旦須下遂令尚膳賜饌勑諭既下上聞衆心悅戴召臣
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及羊酒臣叩首受賜上笑曰溥
用潤筆耳

宣德五年三月清明節上奉皇太后謁陵謁畢上侍皇
太后於行殿賜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臣士奇楊榮
金幼孜楊溥四人見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
君云云遂賜酒饌及白金綵幣皆叩首退既還京臣間
因獨對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太后退太后為朕言皇

考往年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忤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為忤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陛下常奉聖訓

宣德五年六月一日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召臣士奇諭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之張瑛未信今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内閣諸臣知邊將之强弱才否邊將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詳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輒他用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中予奪高下皆禀上旨又有臣等

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之同官及亦嘗觀其廐馬三五匹有之多亦不能畜益芻菽未易辦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詢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姑容之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榮言而不聽蹇夏則士奇不得在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陛下曲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陛下推天地之

量容榮使之改過自效此道在陛下今日所當行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宣德六年七月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者言范太監來臣倉惶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臣曰此居且弊當為爾葺理臣叩頭懇辭曰

陛下宫殿未建臣必不敢當且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愼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宫明旦遣太監范弘家問臣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追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臣曰今天下平静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臣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葢盜甞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

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
如盜入盜羣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上旣誅二盜
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
旦入謝上諭以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
復微行士奇叩首蓋大臣中先有導上以天下平寧可
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者故至是有愛朕莫如臣之
說云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召臣士奇至文華殿諭曰

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齋宫論寛恤事今兩閲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璽書已明民間已知户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寃不已上怒曰户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姦臣之首正指此事為説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勑寛恤必舉此為第一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

今日之事當寛恤者對曰事有當變通者不宜執一如
逃民一事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為偷生之計歷
歲已久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盡喪非但歸無所
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能容
則往往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至著蓋有可慮頗得
恩旨下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
差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閒田廬處
之免差役二年庶以安其危亦弭患於未萌上曰此事

須行葢在彼在此皆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歸但得人安足矣臣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葢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税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為一例上笑曰此兩事皆須變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銀一兩折鈔百貫臣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有司之貪汚暴虐請令風憲考察奏罷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但

有司中有廉幹能興利除害者亦令具名來聞用憑獎
擢臣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
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闕令京官三
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識大體能為
國為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然後奏聞量授
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請令法司凡保舉授官有
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干證明白然後奏聞請旨提
對庶幾不為小人誣陷上曰然若所舉得人須保全之

庶不墮小人之計上又曰更責吏部須慎選縣令臣又言年來吏員太冗其間多有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後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會同考試選用臣又言今軍民中豈無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及有智謀材勇精於武略者請令羣臣詢察舉保選用上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行若有拘於例者宜當開廣臣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𠜇亦極刑家今不在侍

近乎汝於勅諭中明書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餘犯
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上曰此數事皆可書
勅須下矣臣進曰愚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
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上曰若多令人知即勅諭
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臣對曰大臣中固有謹厚者上
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咨議就録稿進來於是臣退同濙
議增十數事通録明旦進呈上悦三月朔璽書遂下
宣德七年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

民數事出其章示臣士奇且諭臣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令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太宗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

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户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蓋上之納直言明於用人槩類此

東里別集卷二

東里别集卷三

明 楊士奇 撰

奏對録

論初即位事宜

伏見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軍民其心未一但在朝廷處置得當則有備無患臣謹將見今合行事宜開具謹題請旨

一今皇上即位之初必須整肅軍政以壯國威宜勅

五府及兵部整理軍馬委官提督操練以備非常
并勅各處總兵鎮守官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謹
守備遇草寇生發相機勦滅
一南京雖内有太監王貴通等外有襄城伯李隆在
彼備禦然係國家根本之地今當特賜勅諭使之
謹慎關防操練軍馬以鎮伏小人之心更須老成
忠直之人與之一同計議事務臣切見南京户部
尚書黄福老成忠直欲請勅令黄福就彼叅賛軍

務仍勅王貴通李隆等凡一應事務俱與黄福計
議停當然後施行庶幾根本堅固事無疎失并勅
南京内外衙門今後非奉勅旨不許擅自差人出
外擾害軍民
一淮安是南北要衝之地見有都指揮王瑜吴亮在
彼提督漕運并鎮守合無特頒勅諭令其撫恤軍
民操練軍馬嚴加守備
一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去年旱災人民缺食慮恐無

籍之徒嘯聚為非不可不防合無分委文武大臣各一員前去鎮守或一年或二年諸事平安即取回京

一南京直隸緣江上下及北京直隸徑抵南京緣河等處屢有强盜出没殺傷人命刼掠財物此等兇徒積久則勢盛不可不早除南京等地方合無勅襄城伯李隆等差委的當㢘幹頭目并公正御史緝捕北京等地方合無勅差錦衣衛指揮劉源馬

順及公正御史分領的當官校緝捕務要盜賊屏
息道路無虞
一北京城內外見有强盜搶刼合無勑錦衣衛及五
城兵馬司嚴督官校弓兵分巡地方嚴加緝捕但
各地方今後人民有被搶刼者責有所歸
一陝西甘肅寧夏及大同宣府開平緣邊去處多缺
馬操備今衛拉特强盛恐此寇侵邊欲請勑諭邊
將及守邊頭目凡缺馬之處許於本處行太僕寺

及死馬寺關用仍開數奏聞其西番等處進貢馬
匹除上等好馬令進來京其中下等等馬悉留邊
上給軍騎操亦具數付進貢之人奏聞以憑給與

馬價

一衛喇特之寇既滅阿嚕台其勢方盛至三四月草青
之時或恐犯邊不可不備其陜西見調在京操備
官軍合無令兵部同英國公成國公等一同計議
發回各衛所操練遇有賊寇以便調用如馬軍無

馬者就北京太僕寺領去騎操

一雲南極邊之地蠻夷雜處最難馴服比聞總兵官
黔國公沐晟年老多疾其弟都督同知沐昂見掌
雲南都司事去冬進馬到京至今未去合無量加
恩賞賜以勅諭令馳驛回還贊輔黔國公撫綏遠
夷鎮靖邊境

一陝西臨洮都督僉事趙安係極邊歷練老成頭目
本官去年朝貢到京至今未回合無量加恩賞賜

以勑諭令馳驛回還綏撫夷人謹守邊方

一在京行事校尉多有在外假公營私挾制官府欺騙平人瞞昧朝廷如比先唐賽兒及漢庶人謀反行事官校明知其事不報及官員軍民實有罪犯者皆得以財買免却將有讐平人妄捏其罪報官法司畏懼行事之勢恐禍及已但係行事校尉報來者更不與之分辨只拷打招認以致平人負冤者多今錦衣衛提督行事者非一員行事校尉亦

數百人合無止令一員公正指揮提督行事亦量
減校尉廡使平人少寬
一官員冗濫虛糜俸禄者多其京官及在外方面官
合無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州縣及鹽運司行
太僕寺苑馬寺倉庫稅課等雜職官合無令按察
司巡按御史考察但有廉勤愛民者留老病闒茸
貪酷者起送吏部
一各王府官多有缺員合無令吏部選有才學文行

者除授前去盡心輔導庶俾各王遵守禮法

一近蒙恩詔寛恤軍民其在京内外衙門正當上體

朝廷欽恤之意凡事務從簡省合無湏勅令内外

各衙門將應合裁省事宜具奏取自上裁

一教坊司在外取來樂工甚多虛費錢糧無益於事

合無量留供應外其餘放還原籍與民一體當差

請開經筵

伏惟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列聖下以統御萬邦必

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則宗社永安
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
學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
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名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
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
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國家第一事正維其時伏望皇
上留心不幸宣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
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

筵以進聖學臣等深切惓惓之至謹具合行事宜陳奏

伏惟采納謹具奏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皇上進學養德當

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

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

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己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一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一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

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已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皆留聖心為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

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
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
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臣深受國恩無能補報惓
惓愚忠不敢不盡伏乞釆納宗社生民萬年太平
之福

論激勸

伏聞旌一人之賢以勵衆人之功者古帝王治天下之

要道也切見南京戶部尚書兼詹事黄福事太祖皇帝至今五十餘年在朝老成惟此人最久清廉公直秉心端正上為國家下為生民中外之人皆知其賢近日已蒙聖㫖令賛襄城伯機務南京係國家根本之地此人必能効誠又見浙江都指揮使許亨清廉公正老成忠厚一心為國恤軍愛民浙江軍民深所愛服伏望聖恩特賜陞賞二人以勵衆人謹題請㫖

辨方政被誣

蒙欽發下鎮守大同太監郭敬題本二本奏總兵官都
督方政專權等事臣看得所奏事件未知虛實蓋方政
自永樂宣德年間奉命率兵在外皆有功績此人實是
廉勤公正上能敬事朝廷下能撫恤軍民衆所共知衆
所共推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
郭敬在彼與曹儉通同為非專務貪利不理邊備以致
累次失機宣宗皇帝屢遣勅切責之仍不悛改且郭敬
初聞朝廷命方政往大同總兵心已不喜曾親來文淵

閣對臣等極毁方政之短極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到彼必然不合或致設計傾陷方政今已果然臣伏思於今邊務緊急之時將臣可任用者朝廷當保全之欲請勅諭郭敬命其改過自新自今與方政恊和辦事又慮方政知郭敬奏其違法等件虛實未明必然心中趦趄若不寫勅去釋方政之疑令其如舊安心辦事則官軍窺覷必不聽其號令有誤邊備為此今擬寫勅稿二道封進謹題請旨

論北京軍官俸糧

為北京軍官俸糧事切見各官家下人口皆在北京居住其俸米俱於南京關支近聞多係各衛差人前去代關其代關之人又係浮蕩無籍小人到於南京低價賤賣所賣之物就彼醉酒流蕩狼籍費用及回北京散還各官十分之中僅得一二分亦有軍官自因艱難將合得之俸低價轉賣與人前去關支以救一時之急計其實俸十不得一以此朝廷官糧多為無籍小人浪費而

軍官之家不得實俸艱難甚多伏望特旨命户部會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公同計議從長設法處置庶幾官糧不致虛費而軍官皆得實俸公私兩便謹題請旨

論勾補南北邊軍

為兵備事切見今差監察御史清軍有以陜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

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得接濟在途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有艱難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為可憫況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查得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事故來勾丁補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都

着就那裏當軍原衛軍伍别着人補若在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准兵部奏今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

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附近衛所帶
管收操當軍又奉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
千里以裏的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
收操此皆祖宗成憲葢洪武中有犯罪死者恩宥免死
不分南北發極邊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太祖皇帝之
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朝廷憫
其遠道艱難留於附近衛所操備此太宗皇帝宣宗皇
帝之仁也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

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虜衛又以廣西缺軍命發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祖宗之仁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發此只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縁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

邊軍者欲乞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
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
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
建浙江南京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
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
補足其缺之後再有清出者却於腹裏衛所補伍如此
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臣謹陳愚見伏乞特命公侯伯
之老成者及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會議可否謹具奏

闕伏候恩旨

論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

為激勸事該兵部傳奉聖旨陞授景東府知府陶瓚散官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及褒封陶瓚祖母阿曩為太淑人令臣撰勑施行此誠皇上旌忠報功之盛德臣竊聞自古帝王得馭夷狄之道者曰守在四夷曰以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蓋先以恩德結近邊之夷則遠外之夷為其所制勢不能為患於邊大抵蠻情頑獷勁悍必其

同類制之則易為力今景東之勝蓋出於此然其中有
忠義之心願奮力報國者正當厚恩待之以堅其良心
其陶瓚及祖母阿㝱率領頭目已量功陞賞實授以職
惟陶瓚以土官知府難陞職事并其祖母止授散官及
封號臣等愚見欲乞聖恩皆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
帶各一使得永遠寶藏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
矣其木邦宣慰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扳忠義報國之
誠亦與陶瓚阿㝱同兵部已請勑褒封賞齎奉聖旨令

臣竊𠡠臣愚見欲乞恩旨同陶瓚阿㬥一體頒給廪於邊夷有所激勸蓋所費者約而所勵者益多謹具題奏

伏惟聖裁

論荒政

為預備事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

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户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脩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内郡縣艱難可見况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不存皆鄉之土豪大户

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絶及逃亡人户借用虛立簿籍欺謾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户侵占有以為私己池塘養魚者有堙塞為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為甚雖閭閻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瀕江近河汙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渰没田禾及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

之此事雖然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
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除近有災傷去處
暫且停止俟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
司遵依洪武間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
倉有損壞者即於農閒時月用人脩理穀有虧欠者除
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陪償陪償完足
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其侵盜證佐明
白而不服陪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

舊有及陪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閒用人脩理有强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令退還不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閘壩應脩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脩築者以次用功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户部行各布政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今秋成豐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

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穀及任內脩
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
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
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脩理實
績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
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
從本衙門堂上正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
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

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六部都察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謹題請旨

論計議除授方面等官

昨日太監金英傳奉聖旨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州正官若專用舉保即是恩出於下還依洪武永樂年間例行欽此本官後又令臣計議臣伏思宣德七年以前其前項官員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欽奉宣宗皇帝勅旨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

民受害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舉保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併罰舉者欽此以後凡所保者多得其人皇上臨御以來悉遵先皇帝勅旨而行令各處方面官與府州正官十有八九得人停當所以百姓得安其間或十有一二舉不得人卻是保舉之

人審察不明亦或實是徇私為是該部不行糾舉以致四品等官舉保知縣者十有三四舉保不當然所保得當者還多自今舉官之人亦已多知謹畏不敢輕易濫舉恐累及自身臣愚見伏望聖明仍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大抵宣宗皇帝仁民之心皆是上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三聖仁民之心而行非是有所更改但因時損益耳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相承之政皆因時損益所謂因時損益者或太過則當損不足則

當益以合於時宜也昔我太宗皇帝於洪武之政仁宗皇帝於永樂之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亦皆是上體祖宗保民之心而行故當其時無人曾有異議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者尚多此保官一令是第一事蓋用人者帝王之首務也伏望皇上奮獨斷之明令後舉保方面及府州正官宜悉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昔唐太宗行仁義之政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户不閉之效

明鑒在前無可疑也聖㫖所喻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縁衆臣舉保之後吏部審擇具名奏請必得聖㫖賜允然後授官如不賜允即不得除授故凡授官者莫不感戴聖恩恩實非出於下也此令行於宣宗皇帝在位之時數年不聞人有異議近年始有一等京官不才輕薄無人保舉者造為謗語傳播中外其意專欲隳壞先帝之良法不行則此等無狀小人皆得升用此等小人升用則百姓受害天下何由治平自古朝中用一正人行一

良法則小人皆不使之毀之壞之如孔子初攝魯相國
之小人作歌謗之及久而定也國人愛之作歌頌之又
惟恐其死也在古聖賢尚然可以觀小人之心矣伏望
聖明只依先皇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須
明正濫舉之罪并罷其官便是臣濫舉亦請究治不宥
庶幾其餘有所警省臣受四朝大恩常切慚愧無能補
報惟念用人賢否關係生民休戚國家治忽今若知而
不言是臣不忠之罪大矣是以謹竭愚誠冒瀆天聽伏

惟聖裁

諭遣將征勦麓川

昨日欽蒙上命寫旨李隆勑書臣已謹遵寫藁進呈伏竊思之南京根本之地李隆受先朝簡拔守備十六七年本官謹慎小心克稱委託軍民獲安朝廷無南顧之憂今以麓川之事旨之然麓川遐荒小夷屢拒朝命固當問罪今以將貴之才勇復擇一二人善戰者為之佐輔又以文臣王驥歷練老成贊理之足任其事況李隆

之才長於守備未聞其有攻戰之能若論攻戰李隆必不及李安又蔣貴新封為伯李隆嗣承伯爵三十餘年朝班次序蔣貴當在李隆之下若使蔣貴總兵而李隆為副似有未當雖出自上命李隆固不敢違然彼此心不相孚亦難行事臣愚見欲俟蔣貴至日與之計議佐輔必欲得人亦未為遲如此庶幾事得穩當而成功可冀臣又有愚忠冒瀆天聽昔太宗皇帝征討有罪必先遣人再三撫諭及其不從然後加兵今麓川拒命臣亦

深切惡之非欲釋其罪但思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輕用者恐害及無辜有傷天地之和氣也又慮用兵遠方雖有將有兵而糧食不足猝難為力亦所當計臣又思自麓川拒命比先朝廷所遣撫諭勅書恐有阻隔未曾到彼又雲南總兵官將彼所差之人悉置於死是以此賊心懷疑懼不敢再遣人來近其所遣忙怕力線觀來已蒙皇上恩賞特旨許令改過赦宥其罪就命齎勅回還臣竊計此勅到彼賊必

遣人再來視其情僞為之處置近者又有勅令沐昻等
留之不遣則使此賊終不知皇上天地大恩無由改過
將來必勞天兵伏望皇上體天之心今且日務選將操
兵積糧以備征用姑先放忙怕力線觀貴勅回彼使知
皇上大恩以圖改悔縱使彼執迷不改亦且緩其備敵
之心待雲南糧儲有積將士操習精鋭即一鼓進兵勦
滅以昭天討亦未為遲況留此二三人實不足為輕重
但恐留之日久使賊之逆志益堅而為備愈固或啟其

竄伏之計況彼烟瘴之地大軍難以久駐而賊得窺伺官軍進退以為出没急難成功臣惓惓愚忠非敢為緩兵之計但顧大兵之行必出萬全以為國家久安長治之道冒瀆天聽伏惟聖裁

論因旱恤刑

近數月間畿内雨澤頗少且聞遠外缺雨之處亦廣即今多在祈禱臣等輒有愚見上瀆天聽謹陳於後伏惟聖裁

一南京根本之地自去歲二月至今年三月兩次大
風為災亦是異事伏乞特旨命親臣或大臣一員
必其人素行廉謹可以感格者往祭孝陵以慰安
祖宗神靈及祭鍾山大江之神於祝文中備陳省
咎祈福之意庶幾以弭災異仍乞勅豐城侯李賢
太監劉寧等謹嚴防備
一自皇上臨御以來凡百科徵等項一切停罷並無
干擾於民之事凡民間負欠官物亦多宥免然今

猶有水旱蝗蝻之災者臣等伏思其故古人遇水
旱必清理刑獄恐有冤枉今聖心惓惓惟在施仁
但慮中外法司奉行未至蓋死罪者每於審問之
際多有聲冤及行移照勘本貫官司只依原狀保
結回申雖至再三照勘其保結回申仍前無異若
所犯罪實理應如此然近日頗聞亦有非實犯者
誠恐此類保結不實者尚多伏乞聖旨令三法司
各於屬官中精選有清廉仁厚公正者數員賜勅

令分往各布政司親詣有重囚府縣名集里老親
隣審問實情具奏處置免致其寃及輕罪有疑者
速即發落不許淹禁以傷人命兩京法司亦乞賜
勑一體欽遵疏理如此庶幾可以上回天意
一去歲有勑分遣京官往各處整理備荒糧儲今聞
北京直隸及北方各布政司百姓皆知朝廷恩為
恤下相趍赴事儲積有餘其南方隅遠尚未完備
伏乞聖旨或遣勑或命行在户部移文原差整理

預備糧儲官員令事完者即便回京未完者令遵
依勅旨俟今年秋收成熟從容為之不許急迫虐
民

論喪諡

為激勸事近據禮部手本該本部奏南京參賛機務少
保戶部尚書黃福喪禮傳奉聖旨行移本院撰述祭文
欽此臣等伏惟皇上臨御以來禮待臣下悉出於厚令
福蒙祭營葬光榮甚盛存沒感戴矣臣等竊思黃福洪

武年間自衛幕官因言事太祖皇帝深見嘉奬超陞工
部侍郎太宗皇帝初登大位即陞工部尚書後建北京
新設行部命為行部尚書及平定交阯初設布政司按
察司又命黃福仍尚書之職前往交阯撫綏其民布政
按察二司印信並付福掌管一切公務皆總於福福在
交阯十有餘年處事甚得人心仁宗皇帝監國備知其
賢即位之初特遣人齎勅名還命兼詹事輔導儲君宣
宗皇帝在位念南京重地以福老臣命於南京户部管

事皇上嗣位之初陞福少保令叅賛機務中外之人皆忻悅朝廷用人之當福感戴聖恩與襄城伯李隆同心協力以副委任葢福為人廉潔正直剛果無私且明識大體身雖老病念念在公官雖貴顯不營私蓄四十年來大臣之中正色居官少見其比今蒙聖恩固已深厚但臣等欲望天恩賜謚二字及贈一官用褒賢良用番勸勵葢自古治平之朝及祖宗之世皆用此典臣等所目見者太宗皇帝於太子少師姚廣孝大學士胡廣皆

賜謚贈官仁宗皇帝登極贈謚尤多尚書侍郎下至少
卿少詹事賛善院判之賢且良者皆得蒙恩今黄福比
前之得贈謚者歴官尤久効勞尤多操節之正始終一
致伏望天恩特命該部依先朝例賜謚贈官庶使在位
臣僚觀感興起臣等非敢私於黄福但欲國家典禮施
之公當謹陳愚見伏惟聖裁

陳情致事

為年老患病事臣本材學疎淺識見愚陋自洪武三十

五年七月太宗皇帝臨御之初擢任翰林院職事永樂
二年三月除兼春坊職事歷事仁宗皇帝宣宗皇帝今
上皇帝四朝三十八年皆在近侍蒙恩深厚難以名言
常切自愧不能効報分毫故從前並不敢請假乞閒臣
今年七十有五舊患風濕病證未除近年以來視聽愈
衰氣力愈弱疾病愈增神志昏惰思慮遺忘強勉不進
食祿無補有負天恩中心思惟不勝慚悚伏望皇上天
地大德憐臣老疾賜臣致事放回鄉里庶幾少延微喘

以終餘年臣不勝惓惓祈恩之至為此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陳情推封

欽蒙聖恩賜臣誥命下情深切感戴之至伏思洪熈元年欽蒙仁宗皇帝聖恩賜誥命追贈臣三代已贈臣祖公榮為少傅祖母胡氏為夫人切縁臣故父子將原是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親生次子因叔公榮無子遂立為子公辰初有長子及孫近年絶嗣是臣兼承其祀臣

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國朝惟有封贈親生祖父母之制無及旁親之令縁公辰雖於臣稱爲伯祖嚴氏稱爲伯祖母實是臣父親生父母臣之親祖親祖母非其餘旁親之比臣之私情恒切於中今幸蒙皇上覃布大恩謹冒昧俯陳私懇伏望聖仁不爲常例停臣本身及臣妻即今所得誥命不給特恩移與臣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俾得霑恩封贈光顯無窮臣不勝惓惓祈恩之至謹具奏聞伏候勅旨欽奉聖旨揚士奇本身并

妻室的誥命還與他他伯祖伯祖母另給與後不為例

該部知道欽此

為鄉人訴告事

為鄉人訴告事臣聞今有同縣人李衮奏臣男楊稷不法等事葢臣男稷資性冥頑狠愎不才不學委實有之緣初因臣家無得力之人稷是長男自小留在原籍看守祖墳因此隔遠失於教訓近年屢聞在鄉聽信奸邪小人設計唆誘非理妄為臣常常寄書訓責又曾移文

兵部及都察院皆塡寫內府勘合行下府縣出榜禁約
近聞仍聽小人唆誘非為以致李衮遣人抱本申訴上
瀆天聽愚臣無德致有不肖之子干犯國法臣罪萬萬
其李衮所奏已奉聖旨都察院知道臣又聞衮所奏內
有係事不干己而指告他人事者愚臣切恐累及平人
輒忘愧耻冐達下情伏乞特旨令法司出批錦衣衛差
官先提取臣男楊稷及罪犯深重家人高四羅奴仔并
積年野牢子朱貴祖陳鼎羊觀遜劉保郭玄關及奏內

所告罪犯深重小人胡彥方樂象明曾用利梁翰劉士
積劉孟賛劉同倫胡彥琛陳叔憲曾希廣彭裕蕭辛同
劉翕胡景蕭鼎康哲蕭邦彭彥素姚俊等前來法司對
理明正臣男楊稷等罪其所奏係指告他人之事者中
間慮有不實今法司有奏准事例不行亦乞令行移巡
按御史及本府掌印公正官員公同通行體勘所奏事
情的實回報法司果有罪者從公提問庶幾事得明白
亦免累及無罪平人愚臣冒昧干瀆天聽伏望聖慈特

賜俯從謹題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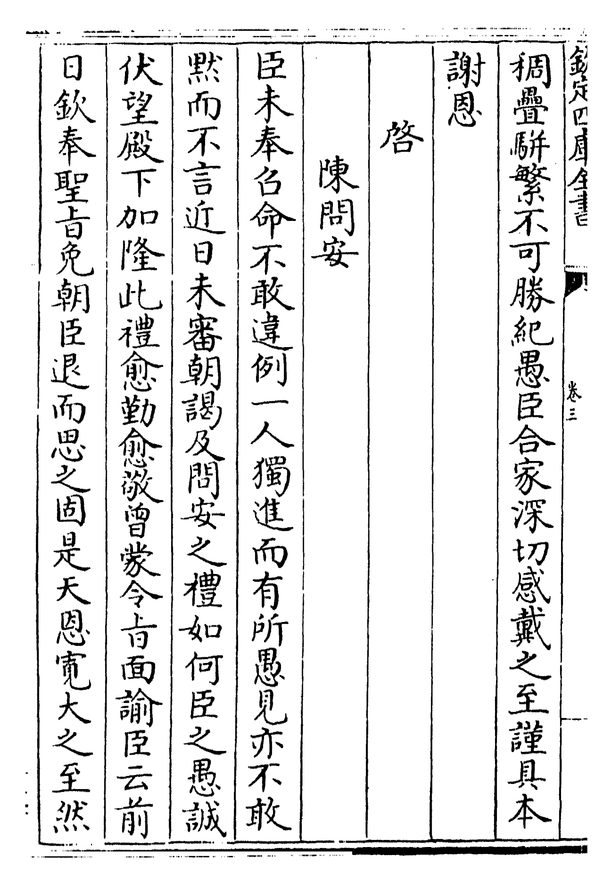
論國子監碑書題事

欽蒙皇上聖恩大德崇儒重道新建孔子廟及太學制度弘壯高出前古伏讀御製碑文義理明正文辭簡重誠足以光華日月昭示萬年惟聞碑額四字云重建太學臣之愚意有所未安葢凡言重建者謂已作之後又作之今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此不可論我皇上臨御既悉撤而新作之只當云新建云重建者非是今請

改為新建且廟與學二者廟為重故廟成之後然後作學若只書建太學而不云廟於禮未安今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為宜臣愚見如此謹具題知伏惟聖裁

謝賜璽書問病

欽蒙皇上大恩憐臣久病特遣内臣賜臣璽書奬譽慰勞深厚周至愚臣拜賜感激慚愧莫措其躬又加賜臣寶鈔酒肉米蔬益重感愧顧臣螻蟻微生才疎學淺素於國家並無寸補恭荷皇上天地父母大德恩賜之加



裀疊駢繁不可勝紀愚臣合家深切感戴之至謹具本

謝恩

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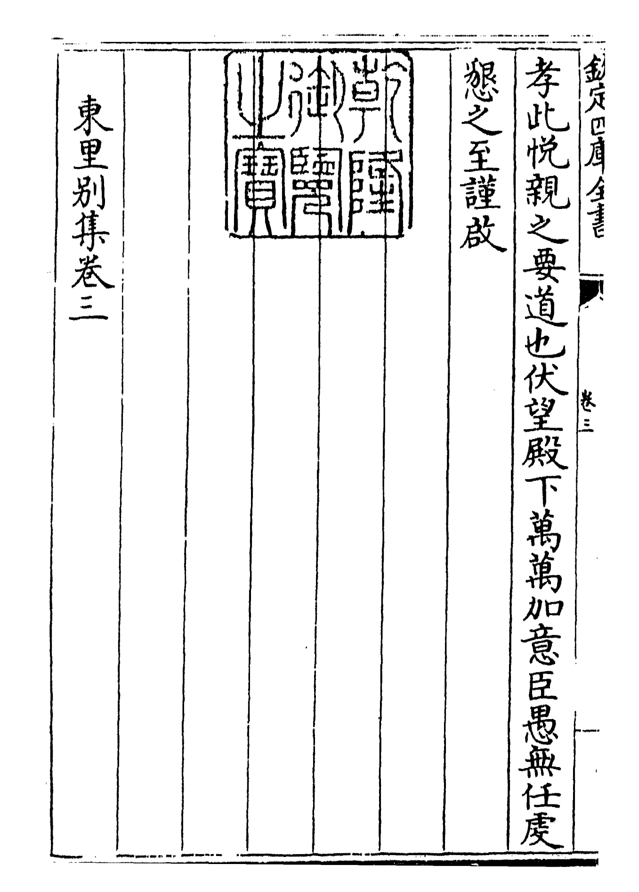
陳問安

臣未奉召命不敢違例一人獨進而有所愚見亦不敢默而不言近日未審朝謁及問安之禮如何臣之愚誠伏望殿下加隆此禮愈勤愈敬曾蒙令旨面諭臣云前日欽奉聖旨免朝臣退而思之固是天恩寬大之至然

儲君於事君父未有久而不朝之禮伏望殿下自已主
張而必行之如奉聖旨免朝既退之後明日又往後日
又往誠孝之心積久不已必然感格至於奉侍之際尤
望和顏婉詞以仰承天意臣伏惟至尊仁聖如天雖臣
下有過常蒙寬貸愛之如初何況父子至親恩愛尤重
豈宜於奉事之禮少有未盡也昔文王所以稱聖人者
蓋自為世子之時日勤於視膳問安之禮為之根本故
禮經載之以為萬世之法在禮又曰父母不悅起敬起

孝此悅親之要道也伏望殿下萬萬加意臣愚無任虔

懇之至謹啟



東里别集卷三